

油画家王山东:心中装着父老乡亲

周逸敏 文/图

淤泥、皮袄、莲藕、汗珠、粗糙的脸庞,很像从山上砍削下来的岩石……王山东第一次看到采莲藕的场景,只觉得就是一幅阿尔希波夫的画,只觉得心中要蹦出“震惊”两个字。

“那样的场景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与导师驱车200公里,来到扬州宝应。好几个身着皮衣裤的汉子在池塘淤泥中,用脚踩出莲藕,再用手一段一段地抠出来,当藕农举起还滴着泥水的、胖胖的莲藕,脸庞涌上心底里的笑靥,王山东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笑容——嘴里嚼着的甜津津的藕却是农民用最原始的方法、流最多的汗珠换来的。那天,王山东和导师穿上藕农带来的两套皮袄,也当了一回“挖藕工”,他真正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王山东对土地与农民有着天然亲近感,因为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王山东徘徊在村中小路上,他这天的任务是到大伯家去借20元钱的学费。班上只剩下他没交学费了。父亲在工地干活,被机器轧掉两根手指,正在医院急救。20元钱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巨款,母亲只得打发他到大伯家试试运气,小村子里每一家都有难处。面对嗷嗷待哺的侄子,大伯抚着他的头,叹了口气,从房里拿出来,手里多了一叠钞票,都是一角、两角的毛票……

今年39岁的王山东对30年前连云港东海县这个小村庄里的一幕,永生难忘,每次想起都是一阵心痛。他十分感激父母,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让他辍学,而村子里许多与他同龄的小伙伴都成了工地上的混水小工。

虽然贫瘠的生活限制了他的想象,他不知道村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但并没有禁锢住他的梦想,即使他还啃着窝窝头,即使时间已经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尽管这个梦想的起始是那么滋味苦涩。这个梦想与当地的一种风俗有关:村子里的许多小媳妇、大姑娘心灵手巧,她们在鞋垫上绣上荷花、鸳鸯各种图案,这是大姑娘送给情郎的爱情信物。王山东的母亲手特别巧,经常分派他在鞋垫上描出各种漂亮花样。他的外婆、阿姨、舅舅也都是画画巧手。于是,他把这个梦想描绘成了当一个画家。

王山东画着画了魔:学校门口有“小人书”摊,看一本一分两分,他用两毛钱,买来一大张白纸,裁成小人书大小,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小兵张嘎》《地道战》小人书,就照着画,画完订成一册,再租给同学看,也好挣上几分钱。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也在课本上画。有一次,任课老师邻家大姐,走过来瞄一眼:“画得挺好,以后可以学美术。”这话给予他的鼓励太大了,坚定了追逐梦想的信心。那一天,看惯了蓝天白云、清流碧水、田里的玉米、花生,还有隔壁的大爷大妈,他都感到特别亲切。初中时,他进行了专门的素描训练,高中时上了东海县的美术特色学校。有两位老师对他帮助极大,一位常常给他开“小灶”,课后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学静物素描,不收他一分钱;另一位著名的版画家,给他讲解绘画的精髓,教他如何创作。

2004年,王山东顺利地考取了



铁匠铺



石榴与爵



花丛



十月

了常工院设计专业,2015年又考取了常州大学公共艺术油画专业硕士生。在这期间他成绩斐然,获得了硕士国家级奖学金,作品多次参加省级展览。

时光飞逝,蓝天、白云、碧水,土地、庄稼和农民的孩子,还有叼着旱烟袋的邻家大爷,这一切在他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那次藕田采风就成了新芽破土而出的催化剂,那些日子,王山东特别兴奋,总想着要做什么,他随便抓起身边一张纸,就在上面画起草图来:人物是正面还是侧面?全身还是半身?怎样形神毕现地来表达?这些问号萦绕着他,搅得他晚上难以安眠。但是,画面也慢慢变得清晰,细节也丰富起来,有时候他觉得就要喷薄而出。

10多天后,在油画布上出现了这样的构图,一位身着橙色皮袄的挖藕工侧身入满是淤泥的藕池中,他正用力拉出刚刨到的莲藕。专注的眼神,黝黑的脸膛,一个纯朴的农民就在我们眼前。也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画全身人物?他说,半身更能突显农民形象的伟岸。这幅凝聚着王山东心血、名为《十月》的油画,在2017

年江苏省第六届新人美术作品展一鸣惊人,荣获金奖。据介绍,此前常州已多年无缘金奖了。仅凭这个奖王山东就加入了省美术家协会。

这下,王山东一发而不可收,一系列以工人、农民为主题的画作不断在他笔底诞生。在这过程中,他也不断地磨砺着自己的“艺”和“术”。在创作莲藕系列之二的大幅油画《寒露》时,遇到了许多难题。大片的出水莲藕,混着淤泥和青苔如何表现?经过太阳晒干的皮袄干涩,而浸在淤泥中的皮袄却是潮湿的,质感截然不同,又应该怎么表现?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用湿画罩染的手法来呈现,当画面呈现出的“湿漉漉”仿佛触手可及,他欣喜异常。

他听一位学生说起新北区小河的一个小村庄里还有一个传统的铁匠铺,就让学生领着去采风。那是一对夫妇经营的铺子,即将消失的老手艺和夫妇俩积极乐观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感动了王山东,他非常想把这种最朴素的生动场景画出来,带进美术馆,让更多的人发现平凡中的美、劳动者的美。《铁匠铺》也入选了“辉煌历程 华彩百年——常州市庆祝

建党百年主题美术创作展”。他还不辞辛劳,到南京一个地铁选址勘探工地上体验生活。他是带着画具去的,但是在工地上,他没画一笔,而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足足当了3天勘探小工。工地上都是80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创作的《憩》就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幅画也入选了“第二届江苏美术奖作品展”。

王山东特别欣赏美国画家让·勒加西克说的一句话:“一张照片并不能告诉我,微风吹在我皮肤上是什么感觉,它是在草地上荡漾,在树上发出声音,或者属于那一天和那个地方的气味是什么,或者云是如何翻滚和转动,或者空气的温度是什么。”所以,他出门总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碰到感人的场景赶快速写。有一次,在一家新怡华超市门口,正碰上大雨,杂物堵住了窨井,一位清洁工人打开井盖,跪在地上打捞,清理疏通了窨井……那一瞬间,王山东觉得那个形象是那么高大!他马上掏出笔和本子把这个形象定格了,这又将成为他创作中的好素材。

王山东说,他喜欢画工人和农民,因为农民的孩子心中就装着父老乡亲。

朱俊的烙画世界

余朝洁 文/图

我在勤业中学的非遗展会遇见朱俊(艺名叶青),步入他的烙画世界。

这是钟楼区文化馆组织的“非遗进校园”巡回活动,参加活动的非遗传承人有10多位,朱俊是其中之一,他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州烙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展台陈列着漂亮的小件竹木制品,竹杯、小茶叶罐、滚珠香水瓶等等。他则坐在展台后,用电烙笔在小竹桶上画着竹子,他参照的是郑板桥的《兰竹芳馨图》。

展品当中,小茶叶罐最吸引我。罐身的烙画是竹菊双清,罐盖上的篆体字我完全不认识。朱俊说,这两个字是“消忧”。又道:“不要看这个小玩意现在平平无奇,只要经常把玩,竹筒渐渐光滑发红,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味道。”

对此我表示不同意:“它现在就很漂亮,一点都不平平无奇。”买下茶叶罐,我刚要把宝贝装进帆布包,朱俊示意我不要急。只见他取过一只小纸袋,灵巧地在拎绳处穿上小葫芦,将宝贝装进纸袋,复递给我。我不由赞叹这样的创意,如今文创多得不可胜数,只有创意稀奇。小葫芦的装点,赋予物品平安吉祥的祝福。小葫芦是朱俊的馈赠,因为我知道烙画,我还说出常州烙画起源于梳篦制作“雕、描、刻、烫、嵌”五种工艺当中的“烫”。

既是知音,就聊了起来。既是非遗传承人,先聊的便是传承。朱俊的手艺由父亲朱扣大传授,父亲的手艺是受祖母方玉珍教诲,方玉珍是当年常州西门外从事梳篦业的一代人当中的一员,做的是“烫”,也就是烙画这一环。朱俊10岁时看样学样地拿电烙铁烙画,初显天赋。之后常常跟父亲学,所谓学,也就是看父亲怎么做,父亲是不教的。父亲能很快地在梳背上烙出漂亮的龙凤花卉、仕女罗汉,朱俊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像父亲一样。多看,多揣摩,再多动手实践,他慢慢就会了,烙画技艺渐渐地越来越好。

不过,他的工作与烙画是无关的。他在二电厂上班,从事机械加工,是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他做过厂里的团委书记,在厂里从事宣传工作多年,后来下海创业,设计了一款节能太阳能产品——他可是相当出色的工程师。这么说吧,在工作上他一直有所变化,爱好上则始终不变,朱俊从没有停止过创作烙画。他喜欢烙画,喜欢就是道理,或者是没道理。

1999年,朱俊在市场上发现电烙笔,这是一款烙画的专业工具,其笔针与钢笔类似,还可以随意调温,真是大大方便了创作。在古代,烙画艺人用油灯将铁针烤烫后,在小件竹木日用品上绘画。后来有了电烙铁,电烙铁其实是焊接元件及导线的工具,朱俊的祖母、父亲便是用电烙铁烙画,他最初使用的也

是有了电烙笔,烙画的表现力大幅提升,说得简单一点,拿一块木板当“纸”,烙画就真的是“画”出来的了。

五年前,朱俊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年前,他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我给他的烙画事业做总结,叫作“蒸蒸日上”。这一总结引来他的许多感谢,当然不是感谢我总结做得好,他说到工作室的创立、获得的支持。见我一直捂着嘴笑,他的表情严肃起来,表示自己“内心对政府的支持很感激,你不要以为这是套话”。

他的确说的是心里话,从他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并且荣获2023年省级“社区教育优秀志愿者”称号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事后,我在网上搜索到他去各社区、各学校讲课,带去工具,教老人、孩子创作自己的第一幅烙画。

这时来了几位勤业中学的老师,看见小葫芦爱不释手,纷纷下单。朱俊忙起来,他要在小葫芦上当场烙上顾客需要的字。他对老师们表达敬意,他说,高中语文老师曾当众表扬他写得一手好字,将来凭这一手好字就能有饭吃。他转头对我笑:“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们就此结束了愉快的闲聊。之所以愉快,因为朱俊是一位松弛感很足的人(他只严肃了一次),他的松弛感也表现在他的烙画里,表现在烙画的文创当中。

真诚祝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端午粽香

蒋保林

石榴花红了的时候,端午节就要到了。

我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向来对各种节日不甚上心,常是他人提醒我什么节日快到了,才恍然大悟。翻开手机日历,看着日历上今天标注着春分,过些天又写着立夏,而后小满、芒种……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倏忽而过。在一天又一天的往复循环中,花谢了,草长了,麦黄了,月儿缺了又圆。忽然一日,满大街飘着粽子的清香,闻着闻着,潜意识告诉我端午节快要到了。

端午节历史悠久,虽然我没参加过纪念屈原的习俗,但我知道那些关于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纍;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千古流传的诗句,给屈原蒙上了神圣的色彩。

在童年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些的,记忆里的端午节就是一个关于粽子和咸蛋的节日。

现在还经常回忆起母亲包粽子的情景。记忆里,粽叶是泡在刚盆里的,叶片翠绿翠绿的,就像刚从苇秆采下来的,其实不然,它早已煮过、晒干,只不过经过水的浸润,一夜复绿,仿佛生命的重生。糯米也准备好了,纯白如雪,粒粒饱满。母亲熟练地将粽叶半折成锥形,然后兜二至三圈,用勺挖几勺糯米,放入其中,而后又用筷子鼓捣几下,压实米粒,最后用棉线扎紧粽子,一个纯糯米白粽就完成了。小时候,我见母亲包粽子又快又好,快手如飞,想学也学不来。

粽子包好后,就下锅煮,火要用猛火,粽子要煮很长时间,直到满屋飘散着苇叶的清香和糯米饭的甜香时,粽子差不多就熟了。

揭开锅盖,用筷子捞一只碧绿的粽子出来,解开棉线,一层层揭开粽叶,一只雪白的糯米粽就呈现在眼前,似雪如银,似锥如角,闻一闻,清香扑鼻,蘸上白糖,一口下去,绵软香甜,如品甘怡,那是童年最美的味觉记忆了。

吃不了的粽子,母亲就把它浸在冷水里,每天换一次水,粽子就不易变味,可以一连吃上好多天。我家吃粽子都在端午节前,那也是农村最忙的季节,父母下田没时烧饭,中午就吃一两个粽子,个把咸蛋对付一下。“吃了糯米粽,浑身有力。”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那时我在学校读初中,农忙时也会带两只粽子和一个咸蛋去学校,这样中饭问题就解决了,省得中午往家跑,可谓省时省力,吃完糯米粽,伏在台上美美睡一觉,睡梦中似乎还闻到粽子的清香。

记得我家包的基本上都是白米粽,偶尔母亲也会包几个赤豆粽,那通红的赤豆镶嵌在糯米里,红的通红,白的雪白,粽子仿佛不是吃的,就像艺术品一样,叫人不忍下口。

前些日子,家住宜兴的大姐托人捎来一大袋粽子,有白粽、赤豆粽、肉粽和蛋黄粽,都是大姐亲手包的。俗话说,长姐如母,母亲去世后,每年大姐都会给我送来粽子,我总觉得大姐送来的不仅是粽子,更是家的感觉和故乡的回忆。

周日的早晨,我煮了个肉粽,闻着粽子的清香,品尝着鲜美的肉粽,似乎有了些过节的感觉。端午有粽,时光有味,这味来自于童年的记忆,来自于亲人的馈赠,来自于绵长岁月的积淀。



春游桃花潭

蒋志超

因为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赠汪伦》,使得桃花潭这个地方,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谷雨前几天,我与亲朋好友、邻居发小等,相约同游桃花潭。

桃花潭位于安徽南部宣城泾县境内。中午时分,我们抵达用餐住宿地——离桃花潭不远处“桃花潭假日酒店”。那天下午,艳阳高照,我们汗流浹背地开始了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穷”游。

说“穷”游,是相对于不受时间、价格限制的深度游而言。我们要在三夜四天的时间内,自行游览桃花潭及其周边的查济古村、太平湖、绿林谷、宝峰寺、燕崖石林等景区。

桃花潭由文昌阁、中华第一祠、南阳老街、踏歌岸、东园古渡、义门、彩虹桥、桃花潭山水画廊等八景组成。我们首先来到了八景之一的文昌阁,它是乾隆三十二年由翟氏筹资所造,共三层,八角挂风铃,内侧墙壁镶嵌碑记,八根石柱支撑回廊。匆匆领略这个清代建筑风貌后,我们就前去桃花潭。

路过一片已由金灿灿变成了绿油油的油菜花田,绕过了一条树荫遮盖着的静悄悄的长河,不经意间,古朴之风扑面而来,我们已经到了历尽沧桑的南阳老街(以前称陈村街,现在叫桃花潭镇)。入口上方的门洞上,“南阳镇”三字依稀可见。那久经风雨洗礼、打磨光滑的条石碎石间杂组合铺就的坎坷不平的街道,和两旁饱经风霜、临街而建、贴着春联、挂着灯笼的砖瓦结构的旧宅店铺商家,热情大方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们。我们快速高效地搜索浏览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匾一联、一院一屋、一草一木,连残垣断壁也不放过。遥想千年古镇的昨天,我们心中顿生跨越时空之快感。

转过几道弯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心丁字路口,靠右朝西顺道而下,不远处,一座上方挂有“踏歌楼”匾牌的古建门楼巍然屹立。我们好奇地穿过门楼,眼前豁然开朗,宽阔平坦的江滩,一组李白把酒问青天和汪伦端坐望向前方的雕塑为眼前的桃花潭陡增了许多情趣。从黄山北麓的清弋江流经的桃花潭水,在蓝天白云的映衬和春日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几艘造型古朴、典雅别致的渡轮摆渡着前往对岸万村老街的客人。我们毫不犹豫地跃上其中一艘客船,悠然自得地飘荡在

晶莹剔透、深不可测、翠峦倒映的桃花潭里。仰望天空,鸟儿自由飞翔,纵情歌唱;顾盼两岸,山水画廊美不胜收;深沉呼吸,空气清新、沁人心脾;闭目静思,浑身轻松、超然自在。我们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不一会儿,渡船抵达对岸,游客们陆续上岸。我瞧见一叶扁舟,在蓝天白云、远山近水、修竹茂林、微波荡漾的映衬下,停歇在静谧的桃花潭边,眼前似乎出现了李白脚踏船头、手捋美髯的景象,于是,手中的相机“咔嚓”一声,定格了这个风光旖旎、充满浪漫色彩的画面。

万村老街位于桃花潭西岸,与东岸的南阳古镇遥相呼应。我们捷足登上李白曾经在此喝酒的怀仙阁,居高临下,环顾四周,桃花潭美轮美奂的胜景尽收眼底。下得阁来,我们款款漫步在小河古老的街巷里,领略着这里的风物、流水潺潺、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踏上了历史悠久的彩虹桥,拜谒了汪伦墓和汪伦祠……

接近黄昏,我们乘船返回了桃花潭东岸。仁立在踏歌古岸边李白与汪伦的石雕像前,我心中默默思量,到底是李白的诗歌使桃花潭的名声大噪,还是桃花潭的美景,尤其是桃花潭人汪伦的真诚和深情打动了李白的心、触动了他的笔?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喜爱诗歌、崇拜李白的县令汪伦,听说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便托人向李白发出了盼望一见的邀请。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忧国忧民、心情郁闷的李白看到字里行间的急切热情,欣然应允。汪伦在自家幽静别致、靠山临水的宅院里,设宴盛情款待李白,两人谈天论地,饮酒作诗,非常投缘,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离别之际,李白才询问汪伦的“十里桃花,万家酒店”之诺。汪伦只得坦言相告:因惧先生不愿光临寒舍,故意夸大其词。“十里桃花”是指十里之外的桃花岭(还有一说为十里的地方种有一棵桃花树),“万家酒店”是指近处一个万姓人家开的酒店。李白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早已明白了汪伦的用意。

辞别那天,汪伦召集村民在桃花潭东岸十里相送,用“踏步唱歌”的乡俗为李白送行。面对汪伦的坦诚幽默,李白挥笔写下了流传千年的名篇《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